



所有线条都流向入海口

□阿仁

风从黄河故道的方向平推过来，不冷，但阔大，带着河水深处未曾晒过太阳的凉意，与泥土一夜呼吸后吐出的潮润。整个滩涂，就在这片朦胧的、颤动的清寂里，缓缓地，将自己摊开。

最先显形的，是远处那一道林带的影子。是杨树，或是柳树，在早春里还未及进出那惊心动魄的绿，只是一片沉郁的、连绵的暗影，沿着某条看不见的旧堤蜿蜒。它们在水边，将自己的魂魄，沉入尚未被晨光搅动的水洼里。水影中的林带，轮廓微微荡漾，比岸上的实体更显幽邃，仿佛那才是它们更真实的居所。这沉入水影的暗绿，是滩涂打下的第一条深沉而又稳重的底线。

底色铺陈开，主角才登场。那是无垠的耕地。冬日似乎抽走了它全部的膏腴与精神，此刻看去，只是一大片无边际的、近乎枯燥的褐黄。但这褐黄并非死寂，它被一道道笔直的、稍显隆起的田埂分割成巨大的矩形，又被纵横交错的、更纤细的沟渠网络再次切分。这规整的几何图案，因着晨曦的斜照，产生了微妙的明暗。向阳的坡面，泛着微暖的浅黄；背阴的凹陷处，则蓄着夜气的、更沉实的赭褐。这色彩，这质地，这无边无际的铺展，像极了画室里一块尚未被灵感点染的、仅打了底色的巨大画布。它就那样，坦然地、甚至有些慵懒地，将自己“晾晒在三月的风里”，等待着一支如椽巨笔的落下。

起初只是几个移动的、微小的点，在视线的极远处，在那褐黄与天际淡灰的模糊交界线上。距离稀释了他们的形貌，也滤去了他们可能发出的任何声响。他们只是弯着腰，以一种与大地平行的、近乎虔诚的姿势，缓慢地移动。是农人在查看墒情，还是在捡拾去年留下的残秆？看不清。他们太渺小了，小得几乎要被这片土地的广漠所吞噬。然而，正因为这渺小，在这片待垦的、沉默的“画布”上，他们的每一次移动，每一次弯腰与直起，都成了一道最轻盈、却也最不可或缺“笔画”。奇妙的是，当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微小的身影移动时，竟产生一种错觉：仿佛不是他们在动，而是他们脚下那片无垠的褐黄“画布”，随着他们重心的转移，在微微地、不易察觉地“倾斜”。这倾斜感，赋予这静止的画面一种内在的、沉稳的张力。

寂静是短暂的，也是丰盈的铺垫。当一声清脆的、带着金属质感的鸣叫突然划破空气时，我几乎被惊得一颤。是从近处一片残苇丛中，掠过一只白色水鸟。它飞得不高，也不远，只是划了一道仓促的、银亮的弧线，便落向另一片水洼。然而，就在它突然飞离的那片空间里，仿佛被它的翅膀瞬间抽走了一方色彩，留下了一块生动的“空白”。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陷进这块空白，却赫然发现，那空白并非虚无。就在那残苇灰褐的根茎处，在湿润的泥土缝隙里，竟钻出了无数针尖般的、紫中透红的嫩芽。那紫色极其微妙，近乎羞涩，像是被昨夜寒霜冻出的淤血，又像是大地血脉最末梢涌上的一丝生机。这抹“芦芽的紫”，就这样，在水鸟翅膀无意间创造的“空白”处，蓦然点亮。

色彩一经唤醒，便不可收拾。我转动视线，像转动一个巨大的取景框。我看见远处地平线上，

一个蠕动的红点，伴随着一阵被风扯得断断续续、却沉闷有力的“突突”声——是一台拖拉机。那“锈红”的颜色，在单调的天地间，显得如此热烈，如此“蛮横”，仿佛一管未经调和的原色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，直接挤在了这幅正在生成的油画上。

我的目光，最终落回了那一片片被梳理得无比整齐的耕地上。一道道犁痕，清晰如刻，平行地伸向远方。它们交织、层叠，新的覆盖着旧的，深的映衬着浅的。多少道这样的犁痕，才能织就脚下这望不到边的“锦绣”？这问题没有答案。农耕文明千年来的耐心与辛劳，都沉淀在这无数道沉默的线条里。它们不只是痕迹，它们是时间本身犁过大地时留下的指纹，是生存的愿望在土壤中一次次划下的、笃定的刻度。

时间也在流逝，从清晨的淡青，流向午后的暖白，又不可挽回地滑向黄昏。暮色，这位最后的渲染大师，登场了。它用的不是画笔，而是一种弥散的、温存的、却无可抗拒的介质。光的方向改变了，不再是从头顶直射，而是从西边低低地、平扫过来。奇迹发生了。所有先前那些各自为政的、横平竖直的线条——田埂、沟渠、犁痕、林带的边缘、远处黄河水道的蜿蜒——在这一刻，仿佛被施了同一种魔法。它们的走向，它们的明暗，它们存在的意义，似乎都被这斜射的光重新定义、重新梳理。它们不再指向各自散乱的方向，而是共同显现出一种惊人的、统一的趋势：由西向东，由高向低，由坚实的大陆，流向那片水汽迷茫的所在。

是的，所有线条都“流向”入海口。

我忽然明白了白日里那“微微倾斜”的错觉从何而来。那不是错觉，是这片土地与生俱来最终极的“势”，是亿万年的沉积，是黄河水永恒的下切与搬运，是重力最耐心也是最宏大的作品。这“势”平日里被各种琐碎的景物遮蔽，唯有在暮色这支统一的光笔勾勒下，才显露无遗。沟渠里的残水，闪着最后一点金黄的光，流向更低的沟渠；田垄的阴影，拉成长长的指路标。千条线，万条线，明的，暗的，自然的，人造的，此刻都成了同一幅宏伟构图里，指向终点的笔触。

我向着那终点走去。脚下的路渐渐模糊，被荒草与湿泥取代。空气里的咸腥味浓重起来，风也更硬，带着海的气象。终于，我站定了。面前，是那“不断修改的巨大签名”。

那不是一道清晰的线，而是一片无比开阔的、正在蠕动和呼吸的混沌。赭黄的河水，以最后残存的力量，推涌着，漫漶着，注入那灰蓝的、沉默的海的怀抱。两种颜色，两种力量，在此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渗透、交锋与融合。河水带来的泥沙，不断淤积出新的沙嘴，又在下一波潮汐或下一次洪峰中被重塑，抹平。这确是一个“签名”，以大陆为信笺，以江河为笔墨，以潮汐与地壳运动为挥毫的手臂。但这签名从未完成，它在永恒地“修改”自己。每一道波浪，都是一次新的落笔；每一粒泥沙的沉降，都是一个微小的校正。

这时，入海口的混沌景象，渐渐沉入一片铁灰色的、低垂的绒幕之后。然而，那“签名”的态势，那“所有线条都流向”此处的宏伟韵律，却比白日所见更加清晰，更加沉重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雪落黄河口

□李红伟

我每年冬天都要去黄河口，最盼的就是能遇见下雪。那漫天扑落的大雪里，无数黑的、黄的、白的、花的翅膀，纷纷扬扬，迎风舞动，让广袤的黄河三角洲更加苍茫、寥廓，也让每个到访者的心为之震撼。

二十五年前的冬天，为了一睹东方白鹤的身姿，我邀约了两个垦利的同学，奔去黄河入海口。那天，雪后初晴，我们骑自行车从城区出发，白雪覆盖的大地悠远而深邃，道路上却没攒下一点雪，不时有沉重的油罐车呼啸而过，卷起旷野的风拂过脸颊，寒意很浓。

中午时分才赶到黄河口镇，那年小镇刚由新安乡和建林乡合并组建，只能算是个大村，房顶上捂着厚厚的雪，屋檐下挂着长短不一的冰溜子，袅袅炊烟正从各家烟囱里升腾起来。清扫过积雪的小巷，空荡荡地蜿蜒向远方。雪后的黄河口静谧、安详。

在路上就想喝碗黄河滩羊汤祛祛寒气，却在巷子尽头遇到一家清炖黄河鲫鱼的小吃店，那热腾腾的鲜香再也没能从记忆里抹去。后来，很多次去黄河口，都会在这家小店吃饭，即便是镇子建设得很好以后，街上有了更大、更排场的饭店，我还是选择来这家。

饭后再拐出小镇时，天已经阴了，远处的乌云翻滚着往黄河滩上涌。雪地里多了些橙黄色的采油机，上下起伏着，超越了风景的范畴，让每个看见的人都能感觉到一种力量和精神。

车子过了228省道就无路可骑了，只好开始步行。这里已经没有麦田，只有枯黄的芦苇在雪中坚强地挺立着。一阵风吹过，雪就大片大片地飘着。

我们顺着一条有脚印的小路，在芦苇荡里蜿蜒前行，脚步惊起了群鸟，鸣叫着在天空盘旋，像涟漪一圈圈地荡漾开去，随即落在不远处的芦苇里，却又惊起新的一群。我知道那是鸟，却不知道是鹭、鸥还是鸪鹑，或者是书上才有的鸪鹑、鸪鹑……我忘情地沉陷于那盛大、壮阔的翱翔，只知道天上飞的有雪还有鸟。

“雪要下大了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位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了上来，肩上挑着两个大袋子，鼻尖上挂着汗珠，关切地对我们说：“别走得太深，要注意安全。”

“大雪天，您一个人到荒野里来干什么？咋还挑着副担子？”我们好奇地问。

“来喂鸟呀。”来人回答得很爽快。

原来他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，袋子里挑的是玉米，大雪封地时，鸟儿很难觅食，工作人员就来投食饲喂。“这雪地上的脚印就是我留下的。”

我们接过扁担，轮流帮忙挑着。当他知道我们想看东方白鹤时，往前指了指：“前面沼泽里就有很多。而且一年比一年来得多。这几年很多都不再迁徙，常住黄河口了。”他的言语里充满了自豪。

很快，就看见在被风吹皱的水里、摇曳的芦苇荡中，一群奢华的白色灵鸟正在聚会，还有几只呼扇着翅膀在追逐、嬉戏。修长的身躯，黑白分明的羽翼，优雅、高贵。

我问正往岸边撒玉米的汉子：“咱黄河口的鸟啥时候开始多起来的？”

“从黄河不再断流起。黄河口越来越美，它们就都奔过来了。”

雪越下越大，我对着群鸟升腾的天空庄重地举起了相机……

我和眼前的惊鸿初遇，让这个冬日的下午成了永恒。从那时起，每年入冬，我总要来黄河口寻访老友与故知。年年岁岁，风雪无阻。

今天，依旧在群鸟纷飞的大河之洲。我、东方白鹤和大雪都如期而至，一同对着寂寥的原野，在等那个早已满头银发却每年都会来相叙的汉子。

雪雾里，一个英俊健壮的青年匆匆奔来，肩上挑着那熟悉的担子，边走边对着天空吟唱：“有一只白鸟，在黄河上空，顶风沐雪，飞来又飞去。那，就是我的父亲……”



主办单位：

山东黄河河务局
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：

qlwbfjzg@qq.com